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六十七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别為宗言别則非一也如别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别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

父兄令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　凡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　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

數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来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

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

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

也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

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

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葢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睿絶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葢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别生分

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踈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潛室陳氏曰宗法為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

姓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為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為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為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為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為小

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適子又各為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為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為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絶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為之服朞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為之服緦自此以後代常遞一代是為五世世則遷

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禀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禀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太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

者不為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

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顔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闗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和靖尹氏曰諡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

赧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

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

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為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

罷侯置守是也

柳子厚論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

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

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鉏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

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固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

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是建大

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黄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　黄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

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

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　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

固也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来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　問後世封建郡縣

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已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個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

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説後来思之只得如此説　或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

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葢漸漸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寛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

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撑不住

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濶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

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来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令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

挾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盖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

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禄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

民生八年則入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

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壊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盖亦莫非因其

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曁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

藝為最下然皆由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　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

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禀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

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彞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之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

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唐漢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

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甚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

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
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来固
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
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
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
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
學其可一日而忽哉　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
葢将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㢧以明夫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盖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爼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格物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彞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禄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　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為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鄉飲酒養老之

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益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士修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

修身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事之所當用心也自

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為士
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
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
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
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
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
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須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

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淵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徼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于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

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為學皆本於天理民彝

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

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於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人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

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

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

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揺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顧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揺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為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

所以難之也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踈故舊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

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

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　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

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　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隂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

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甞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惡覆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

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黑白而無疑惑之心益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于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

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　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　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　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戚於不

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峯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問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為不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

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葢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葢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

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徳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葢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郭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

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　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為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况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為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

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安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

薫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

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禄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禄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

冥冥之中而一但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　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

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别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

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

大槩論之在於為私已為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吕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虚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人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

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
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真氏曰易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
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
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
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
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

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朞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内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

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名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効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

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葢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任用人材興作

事功自已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已意獨用已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為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已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賔於四門納于大麓歴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世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已意憲宗淮蔡功成而

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況大於此者乎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入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勢在宮閫則諂宮閫之類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

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疾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葢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

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

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

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莞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六十八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

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　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豐

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廸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于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揺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鬭天下之諸侯斂為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

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
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恥者多歸之
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絏而不知
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
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
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
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轊脫猶不忍
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

如垂髪而不絶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絶俗視天下治亂㤼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

自若也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户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

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草野而割烹之㫖已調不離傅巖而

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惛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疏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

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

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

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

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内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别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虚文而已謂宜别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

名謄録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　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五峯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内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

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

州序三歳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歳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卿歟某可以為大夫歟某可以為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

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冐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埸不聳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

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

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禄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

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

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吏迭為用而不竭幽隠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　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

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

娓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為士者茍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已志在私得以資

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内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虚伎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 蒞政附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　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歷為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

未免隨俗而已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為曰茍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寃民矣　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呉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

惠所及最速莫若縣官也而舉世昬昬孰知其任之為不輕專務巳肥遑恤民瘠壅閼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逹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隂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焉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㢘者矣其見不明則為吏所蔽雖㢘何補亦有㢘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䘏於事而

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蹦躒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蒞政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

言須尺度權衡在胷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强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　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

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為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令為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之

又何嫌之有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令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

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峯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為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令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　仕宧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

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情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　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令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怨疾於我耶　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務果斷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

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　問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為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為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

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恵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寛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寛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寛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

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

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庵為政寛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教公寛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寛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胷中著一寛字寛必有獘著一猛字猛必有獘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

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説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强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

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

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

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歴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絶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

肯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

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事有當死不死其

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

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甞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内有窒礙蓋内外相應毫髪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别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已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

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須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獘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

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皆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强果者其說多忤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

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

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
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
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
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
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勸
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茍不能彊諫而
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

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　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

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内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

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槩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晝為科品以次施行

問淵源録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

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

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

者雖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

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

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

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

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

望其伏節死義乎　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安

之適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　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旣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

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

雖斷章片辭遺不可得是可歎已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容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闕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

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　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

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
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
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
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葢正論勝則邪說
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
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己則知盡言以
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
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羣下有言

為救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以為愛己而不以為輕己以為助己而不以為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税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

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

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
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居今之時不安
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
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
為則何義之有　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
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
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　為政必
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

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旣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

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　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為

五峯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

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

可行也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葢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叅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

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

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絶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

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

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育萬物也

呂氏本中曰賞必賞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為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

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旣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

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八